

## 围炉夜话

□张国中



于一个静谧的冬夜,读《围炉夜话》。书中虚拟了冬日拥着火炉,与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,不由得我想起乡村“围炉夜话”的温馨往事。

今天看来,那时的乡村夜生活是单调的、寂寞的,但也充满着不尽的趣味。村里人吃过晚饭后,喜欢三三两两地聚到某一家去烤火、闲话。其实,父亲是村里的干部,精通“抹灰”技术,给邻里乡亲帮忙灰屋子都是义务的,也不吃人家的饭,人缘极好,村里人素来敬仰。因此,邻居们晚饭后都喜欢到我们家来坐坐。娘张罗着沏好茶水,摆好旱烟盒子。

来串门闲坐的大多是近邻,也有一些人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和父亲谈村事或家事的。为了方便人们坐,父亲还专门到集市上买来一条老式的宽大“春凳”。后来,有收古董的看中了它,想高价收买。父母坚持不卖,说凳子就是让人坐的嘛,卖它做什么?

其实,围炉的时候很少,更多的是围火盆。村里人喜欢用废旧洗脸盆或者弃用的小铁锅,生一堆旺旺的火。屋里暖和,烤得人们心里也热乎乎的。小干柴一般不烧,燃得太快,唱主角的是干透了的玉米轴或早就劈好了的木料杂拌儿,这玩意儿耐烧。冬天里的农家因榨油,都贮存有晒干的花生壳和葵花子。抓一把扔到火堆里,木头杂拌儿就烧起来了。青烟是会冒的,只要打开门窗,一会儿便会散去。青烟过后,火堆旺起来了。这个时候,邻里们仿佛约好了似的,也陆陆续续地到了。

来人大概总有七八个,男女都有,还有领了孩子的。进门就笑着问吃了没。娘就命令我们小孩子们给大爷大娘叔叔婶婶们让座,她自己则忙着让烟让茶。烟,大多是旱烟;茶,也就是很平常的茉莉花茶。大家也并不客气,接过水就喝,拿过烟就吸。还有不用让,自己动手卷烟倒茶的。几句闲话后,女人们就脱鞋上炕,盘腿而坐;男人们便在地上围着火盆闲聊起来。盆中的火,熊熊地烧;口中的话,汨汨地淌。

腿而坐;男人们便在地上围着火盆闲聊起来。盆中的火,熊熊地烧;口中的话,汨汨地淌。

火盆,是放在炕下砖地上的。因此,男人们抢着坐小板床儿、马扎儿,这样离火近,暖和;点烟,也不用太费劲去弯腰。坐在炕沿和板凳上的人,则喜欢用双手捧着玻璃茶杯,让热茶呵着手,啜一口,说一句,也惬意得很。

话题是不断的,也是随心所欲的,无非是庄稼、家事、趣闻、旧事。女人们不参与男人们的话题。她们在炕上挨挨挤挤坐着,时而压低声音,窃窃私语,时而爆发一阵大笑,让地上的人们愣愣的不知所以。说过几个话题以后,有人到我家外屋拿来几块红薯,或在袋子里抓一把带壳花生,顺手把它们埋在火里。不一会儿,暖暖的屋子里就会飘起阵阵烤红薯的清香。花生皮易燃易糊,需及时取出。大家往往为了翻找、争抢一个花生,爆发出阵阵笑声。当然,我们这些待在一边的小孩子是最大的受益者。

屋里的温度渐渐升高,人们越说越热闹。上了年纪的老人插不上话,躲在后面,眯着眼,偶尔说上一两句,也并没有人去听,只好知趣地去做听众。烟,一圈一圈地散;茶,一轮一轮地续。火盆里的火势弱了下去,需要加柴火了。父亲去院子里,用簸箕收来玉米轴,加入火盆中,火势复旺。不知谁把空了的烟盒纸扔在火堆里,那纸便随着火舌往上飘,像极了多变的蝴蝶。小孩子们纷纷起身去抢、去抓,呜呜哇哇乱作一团,让大人们止了话头儿,一顿佯装的呵斥。

邻居四爷,是个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、老村干部。因为插不上话,就眯缝着眼睛听,不料,忽然就打起了呼噜。大家都笑了。有人叫他:四爷,你老讲讲那年鬼子来咱村扫荡酿成惨案的事吧?四爷从梦中回到现实,望望大家,道:不是给你们讲过多少次了吗?有人搭腔:这可是咱村最让人难忘的一件事,听说上了书的。四爷已经七十多岁了,此刻也来了精神:对对,人家写书的人还专门访问了我呢!

二顺子麻利地给四爷递上烟,殷勤地点上,又端给老爷子一杯热茶。四爷呷了一口茶,这是润嗓,也似乎是提醒众人静下来。此时,火映照着一张张红润的脸,屋子里闻得见火堆的“呼呼”声,抑或偶尔玉米粒爆火的“噼啪”声。四爷直直身子,两手放在膝盖上,轻轻拍了几下,似乎是一个序。四爷又威严地咳嗽了一声,开始了他的讲述:“咱们村是一个封建堡垒的村子……”这句话,四爷多少年如一日,每一次给学生们忆苦思甜,或讲村史,都是这一句开头,“抗日战争时期,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在咱们这块土地上牺牲了不少;反过来说,日本鬼子也死了不少……”听到这里,二顺子憋不住笑了起来。四爷眼一瞪,严厉地问:“你笑嘛?一点起码的爱国感情都没有。”回头对我父亲说:“你是村干部,明儿个让二顺子这混蛋小子写个检查。”接着,又声情并茂地讲起来。

夜,渐渐深了,大家陆续散去。剩下几个健谈的,仍然喝着茶,抽着烟,一直守到火堆渐渐熄灭。围炉夜话,是美好的。在那个时代,驱走了村里人们劳动的疲倦和种种的烦闷与寂寞,能不自觉地让人们升华为对生活、对生命的洞然。

又到冬天。然而,围炉夜话的情景恐怕再也寻不着了。曾经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火盆和火炉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昔日暖融融的夜晚,已经暗淡褪色成为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张底片。

### 张国中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中华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当代人》《延安文学》等刊物发表散文数百篇,著有散文集《永远的向日葵》等。

## 老屋的槐树

□胡瑞杰



七月,槐花落了。地面上像落了一片淡淡的、黄绿的小蝶,它们歇息在那里,静静的,无声无息。

凋零之于它们是那么安然,小小的黄白的花瓣簌簌地飘离枝头,那么轻巧地散落了一地,密密匝匝的一片,把地面都染得有些微微浅绿了。

这些毫不起眼的小花,没有人过多地为它们的凋零而怜惜,从它们上面踩过就像踩过老去的时光。它所能引起人感喟的,也许只是又一段盛夏时光的离去。

这个时节,槐花从树上落下来。这种小小的并不美丽的花朵开着时挨挨挤挤的一树,太繁密,太普通了,很少有人在意。而我却是在意着它们的。因为在内心深处它们就是我的乡邻,它们总能深切地勾起我对故乡的思念,对老屋的回忆。

从小到老,老家的院子里始终栽种着一棵国槐。

它是一棵并不高大的树,树冠刚好搭在西厢房的屋顶上,夏日的槐荫能遮盖小半个院落。多少年过去了,它生长缓慢,始终还是以前的样子,还是深绿的树冠,黝黑的树干,默默地站立,像一位不善言谈的老者始终留驻在那里,固守着家园。

几十年的风雨,几十年的沧桑。只有它目睹过这个院子里发生的一切,多少生活的忙碌,多少度日的艰辛,多少饭后的笑谈,多少日常的琐碎……都归于往事。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,如今也早已过了蹦蹦跳跳的年龄,但在槐树窄窄

细细的年轮里一定还记录着她的天真和顽皮吧。

小时候,我总喜欢爬上树去,坐在槐树的枝丫上,饶有兴致地采摘槐树肉质半透明的槐豆角。那时,我叫它槐铃豆。用手轻轻地剥开槐豆角那黄绿的外皮,便可以看见那包着透明胎衣的槐豆了。听母亲说,冬天的时候,把干了的槐豆角搓碎,剥出黑色成熟的槐铃豆,把它们放在水里泡段时间,去了苦味,放锅里配上作料煮熟,等那些豆汤冷却了,便结成透明的果胶冻,颤颤的,很是好吃。只是听母亲这样说,却从来没亲自尝过。

槐树其实是一种极不张扬的树,叶的颜色是暗绿的,远望去,浓浓的,像墨绿的云,多少带了些忧郁的气质。风来时,槐叶也极少发出声音,就连六月孕育的花蕾,

颜色也不鲜艳。淡淡的绿色的花苞,医学上称做槐米,每到夏季,那些收购药材的小商贩总要走街穿巷地吆喝着收购槐米。小时候只知道槐米是一种药材,却不知它还有凉血止血、清肝泻火的功效。

关于槐的记忆,最深刻的是那次在厢房屋顶上偶然发现了一个绿色的鸟巢。巢是鸟儿巧妙地把周围的槐叶子聚拢在一起,围合成的一个高脚杯大小的窝,里面有四只羽毛已长齐了,但不知名的小鸟。出于好奇,我提出了一只,捧在手里到屋里善意地给它喂食。等老鸟回来的时候,自然是房前屋后焦急地寻找,嘶哑地鸣叫。过了一會兒,待我带着歉意偷偷把小鸟重新送回鸟巢的时候,不知什么原因,这只小鸟却被老鸟

驱赶了出来,也许它们已经对它感到陌生并怀有敌意了。半天的时间,老鸟带着其他几只小鸟飞走了,不知飞往了哪里。

至今我还能记起那老鸟的样子,小巧玲珑,周身泛着荧绿色,比麻雀身型还小还灵活,叫声清脆。每每回忆起那件事来,我总是懊悔的,懊悔那时因了一时的好奇和自以为是的善良赶走了它们。自这件事之后,我懂得了如果是真正喜欢关心一事物,在它不需要帮助的时候,最好只是静静地等待,让它在你善意的目光中,以最自然的方式生活着。

小时候,在老家黄土墙围成的院落里,那棵槐成为了我儿时目光最喜欢停驻的地方,虽然它很沉默,但它却是有生命的,我喜欢用眼光和那种默默静静地交流。从春天嫩嫩的芽绿到盛夏一地黄绿细碎的落花,再到冬天枝丫的裸露,它的一切之于我都是亲切的,它是最朴实最真挚的乡邻。

如今,一家人离开老屋已经有三十多年了,三十多年没看见它开花的样子了!

这个时候,老屋的槐树下,应该也是落花满地了吧……

### 胡瑞杰

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刊发于《诗选刊》《中国诗歌在线》《河北日报》《文萃》等刊物。